

晚晴集

单洪根 著

辛卯年六月十四日于凯里

晚晴集

单洪根 著

傅安群

2011.9.3

辛卯年六月一十四日于凯里

斗室銘(代序)

公暇有限追求無限人生易老秉賦
已成退休之後愛世之境壽不全長有精則
承室不在大有靜則寧外常車馬喧囂內常
伴勞神數架圖書饋贈餐飲之聲影像暖怡身
心点拨電腦閱讀乾坤伏羲運筆著書作文
老常恭問农林好友頻送笑談古今更
喜孫兒繞膝安享人間天倫常出斗室世界
一觀陽吹空氣水大美天地人攬此雷山
雲霞拾滴穿江甘霖摘朵沿江浪花捎回
滿腔冷純返歸斗室擁抱親吻其光熱其性
殷何言斗室小大女是溫馨宅道斗室陋費
考在玉情致仿劉禹錫作篇斗室銘

辛卯年改定并書





州夏同龢状元研究会成立（2011年7月14日、辛卯岁六月十四日相约，当选会长与七十寿辰相会）

（文见103页）

目 录

散 文.....	1
论 文.....	45
诗 联.....	105
摄 记.....	122
附 录.....	179



半坡那棵老枫香

隆冬时节的一个霜晨，我从锦屏返凯里，大雾弥天，能见度只有几百米。过了圭臬，即爬半坡。随坡度的升高，山雾越来越大，车也开慢了。车到锦屏县国营林场半坡工区驻地小屋，笼罩其上的白雾已染上一抹淡柔的暖色，太阳要出来了。继续往上，日头如流落寻阳江的商家少妇，“欲抱琵琶半遮面”，羞羞嗒嗒、扭扭捏捏，很不好意思。待到半坡的至高点，一轮铜钲已高挂半空。半山之上，天空明亮瓦蓝，漫无边际。半山以下，江河、山峦、低岭、森林，仍被大雾紧紧包裹着。霜天，气温低，温差变化迟缓，云雾不是瞬息万变，只是缓缓升腾，慢慢飘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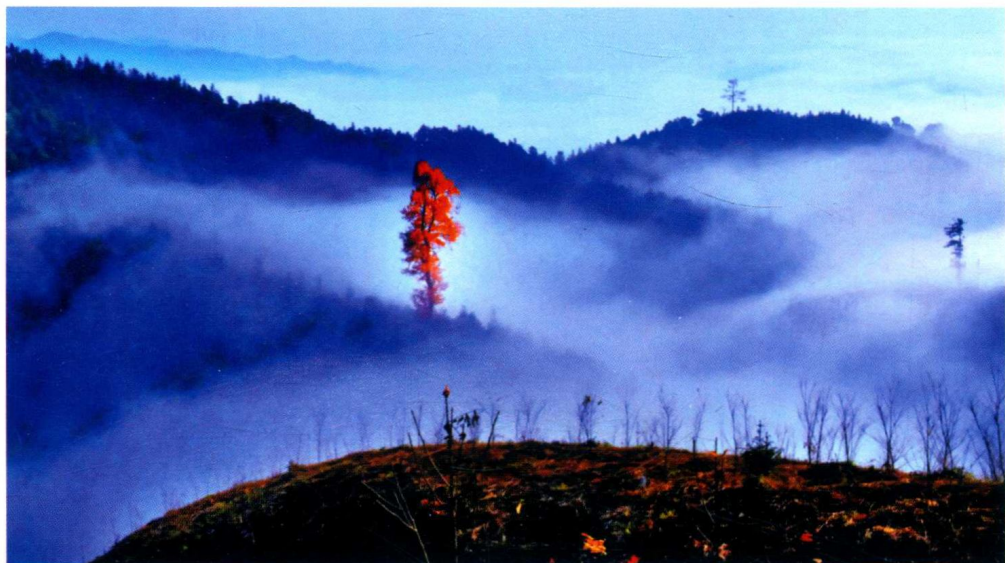
这样的天气和纷围，对摄影爱好者来说，绝对是个好机遇，只需耐心等待罢了。我叫驾驶员就地车上休息，便挎着随身相机，沿着国营林场开辟的盘山便道，前往临近清水江河雾的一面，捕捉画面，伺机而动。大雾却你急它不急，仍在慢条斯理的游荡，只好随意观察周围的环境了。

国营林场在这里原有两千来亩过熟杉林，几年前已经伐光，为调整林种树种结构，前两年已栽上了鹅掌秋、红豆杉等稀有树种。对幼林，锦屏历来有刀抚、锄抚的育林习俗，秋末冬初，对造上的新林地，林场已锄抚了一遍。新锄过的林地，土坯和被锄倒的杂草之类一片狼籍，而一米来高的幼树则扬眉吐气，齐刷刷地凸现出来。红豆杉为常绿树种，在阳光的照耀下，轮廓分明，本色墨绿，一派生机。鹅掌秋树叶落尽，树干笔直，旁枝斜上，透露出一股子特有的精气神来。远山部分被照亮的杉林，在逆光里，在深绿色的底衬下，层次分明，生机盎然。林业有一个专用俗语叫“迹地更新”。对它，此时此地，我是乎有了新的感悟。本来，它指的是在采伐过的林地里再造上新林。中国汉语词汇太丰富了，与此相近的就有新陈代谢、推陈出新、除旧布新等等成语。迹地更新就是除旧布新，即除去旧的，以实现曾经的价值；部署新局，以创造来日的辉煌。所以，林业要青山常在，永续利用，要可持续发展。推而广之，其它各行各业，以至整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就在此刻，我精神一振，眼睛一亮，在新造林地与老林地之际，云雾与大地之间，奇迹出现了。一团火焰般的东西在涌动着的白雾中猝然腾起，越

来越大，越来越高。啊，看清楚了，那是一棵老枫香。我立马想起“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唐诗。枫香虽属落叶乔木，但落叶时间晚而长，叶儿黄中渐渐转红。要不然，杜牧就写不出那首流传千古的绝句了。

老枫香巍然屹立于一个山腰间，一任霜雾在其腰间涌动沉浮，而自己则岿然不动。树叶灿烂辉煌，树冠坚毅沉稳。那耀眼的红色及可人的温暖，不知是太阳给予了它，还是它给予了太阳？在这严冬季节，给大地、给宇宙奉



献着光辉与热忱。

这棵老枫香我并不陌生，不仅路过半坡时，远远地常常对它有一种敬畏之感，在锦屏工作时去附近的村寨，还在它的树荫下歇过脚，乘过凉。树下立有小土地，常有山民烧香化纸，香纸的残留物新旧参半，显然是周围山村的护寨树、风水树、新生孩儿的“保爷”树。树一大二高，三人难抱。树干挺立，直问天庭。亭亭如盖的树冠，遮风挡雨，投下一片荫凉，每每为人们送去诸多好处。只有树腰微拱，略显出些许年老的体征，树龄总在百年以上吧。树皮比起马尾松，文理要细腻得多，没长青苔，灰白中带些微红，仍释放着旺盛的生命力。

我在半坡的最高处一边转悠，一边沉思，时间溜走了个多钟头。举目再眺望那棵枫香，能见度、通透感都好得多了。天边的远山、近边的层林、半山的云雾、眼前的幼树，分别涂抹着浅蓝、深绿、乳白、褐黄，这旷野的众



多元素，这自然的种种色彩，描绘出一幅“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硕大画面，而占据画面中心位置的正是那棵火炬般高高擎起的百年枫香！我激动不已，即刻换上长镜头，把画面拉近压缩，拍下这一难忘得的瞬间，以寄托心中的敬慕。

2010年12月12日于斗室



雷公山巅观日出

老来一大快事，莫过于登高临海，观赏日出。

我曾寻觅乾隆进士、四库全书纂修姚鼐的足迹，登泰山日观亭。日出之状诚如姚笔所记，五鼓时分，“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如樗蒲（chu pu,古赌具，如当今的骰子）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摇动承之，或曰，此东海也。”（《登泰山记》）

我也到过宁波甬江渡口，看海上日出，其情其景，似乎也被古人写尽。明代进士、礼部主事屠陵就在此留下过一篇美文。他说，五更时，“起视朝旭，初黑气照幕，窅窅（yao yao，深远的样子）莽莽，有若混沌未辟，莫辨四方上下。忽风起波涌，赤光迸出，横射万道。须臾，大火轮喷海底，海峰如赭，云霞紫翠，倏忽变幻，使人神悸精眩，散发狂叫”（《白榆集》）。吾辈面对此情此景，岂敢多言。

最糟糕的是，那年夏秋之交去峨嵋山顶赏日，凌晨6时许登临金顶，天公不作美，浓云密布，大雨滂沱，持续近一个钟头，直至随团队下山，怏怏而归。

人活世上，总有局限。我们这地方既不沿海，又无名山大川。但不必舍近求远，登临苗岭主峰雷公山，也照样能观日出，更何况这里地形地貌、海拔高度、气候条件不同，更富自己的特色。谓予不信，请读清嘉庆二十五年，时任丹江厅（今雷山县）通判文吏陈琼瑛的《咏雷公山》：“云浪烟雨兮舒卷，彩霞紫电兮长虹”。“凝神四顾兮畅怀，乐乎宇宙兮太空”。

我之于雷公山，自有一番割不断、理还乱的情结。退休之前，因工作，早已记不清攀登的次数了。退休后爱好摄影，也不知去了多少次。仅为捕捉拍摄雷公山的日出日落，买上两斤猪肉和两三把白菜萝卜之类，去陪伴雷公山自然保护区长年驻守峰巅瞭望哨的护林员宋志军等就20几个日日夜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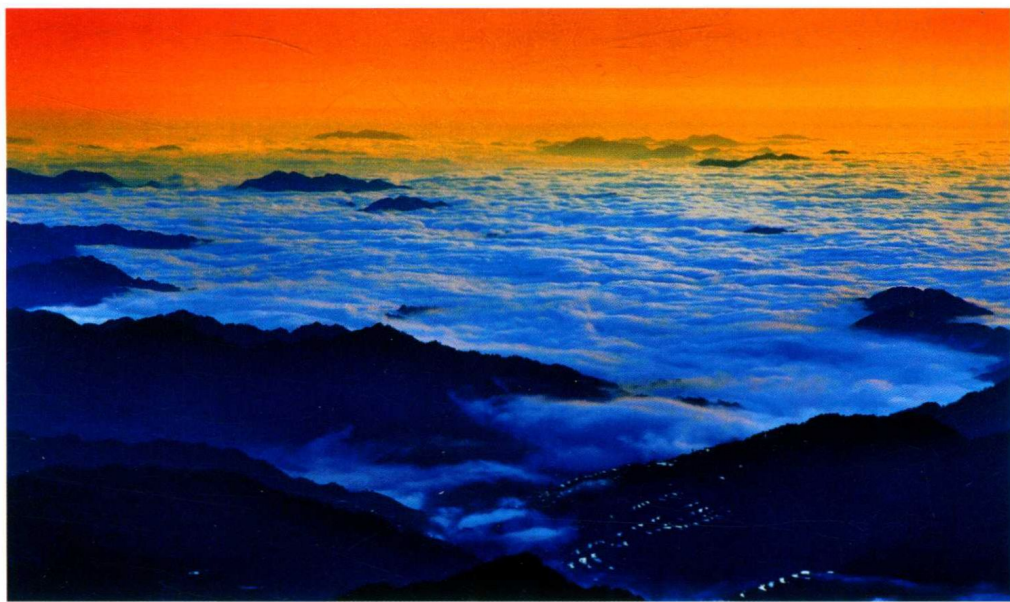
雷公山四季分明，物候各异，属立体气候，真可谓“十里不同天”了。山下晴空万里，山上却阴云密布，或山上蓝天白云，山下却斜风细雨，即便



呆在山上，也常常风云突变。要遇上、拍到理想的日出也极不容易。这样的机会我只碰上一次。

那是2006年4月11日。前一天是星期日，中午我搭乘班车到雷山县城，天气晴好，朋友的的士送我上到山顶。这时，浓云滚滚，山雨欲来。尚未见护林员小宋，便想打退堂鼓，随车返回。但一转念，既来之则安之，只好在山上坐观其变碰运气了。我提着菜食走进保护区雷公山瞭望哨。小宋见我脸上布满阴云，便猜对了三分：“单老，大雨之后有大晴，说不定明天早上有好戏看。”小宋他们护林员长年累月驻守山上，对瞬息万变的山上气候观察积累了不少经验。对他安慰的话，我仍持将信将疑的慎重态度。

晚饭过后，天已黑尽，正看中央电视台1频道新闻联播。突然狂风呼啸，雷雨大作，一道道闪电划破漆黑的长空，峻岭群山仿佛在明灭间沉浮晃动。我立马上到瞭望哨的顶层架好机子，欲抓拍闪电下的雷公山，但闪电桀骜不驯，难寻规律，无功而返。风越来越狂，雨越下越猛，还毕毕驳驳夹杂着密密麻麻指头大的冰雹。这一切都是冷热空气强烈对流的结果。“没有暴风雨，哪能见彩虹。”明日凌晨，可能雨过天青太阳红，看来小宋的话开始灵验了。凌晨5时，拉开窗帘一望，深蓝色的天幕上缀满了眨巴着亮眼的星斗。我兴奋得一骨碌翻爬起来，开始整理各种摄影器材，为拍日出作准备。6点，我又重返瞭望哨顶层，象一个助产婆，耐心等待着呱呱堕地的新生



大梦初醒

儿。

面对东方，下界还是黑沉沉的浓夜，上苍却已游动着一条带状的灰暗的鱼肚白，渐渐地又变成暗红色，还浸润着一抹清冷的淡蓝的晨光。这一彩带在不断加红扩大，变成一片殷红的云霞，渐渐发亮，慢慢铺开，把夜色越挤越远。这是黎明与黑夜更迭的时刻，也是即将过去的世界和即将到来的世界交替的时刻。乍一看，黑夜似乎强大无边，一转眼，清冷的晨曦变为片片深浅不一的橙色，光芒不断润染开来。橙色越变越红，红得透亮，闪着金光。最后，一轮红日占领至高点喷薄而出！它晶光耀眼，火一般鲜红，火一般强烈，不知不觉，所有的暗影立刻被它吞没，整个宇宙洒遍了温暖，大千世界充满了清新。啊，一个伟大的生命组合——一轮火球、一股浪热、一天光明、一片生机、一派和谐诞生了，崭新的一天拉开了序幕！

随着太阳的冉冉升高，无边的云雾把千山万壑填得满满当当，而一个个、一排排的大小不等、高低不一的山头从云雾中冒将出来，瀚海翻腾，山岛耸峙，连曹操的诗句也跳出来助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近边层层迭迭灌满春水的梯田，在逆光下若片片鱼鳞布满黛色的山野。一切都自然灵动，生气蓬勃。雷公山的万顷原始森林在融融的曙光中，以其少有的立体感、纵深感、层次感博大地展现我的镜头前。

壮丽辉煌啊，初升的太阳！大气磅礴啊，森林的王国！我的相机“咔嚓咔嚓”地欢叫不停。

(2010年8月15日于斗室)

茅坪有座金字塔

(一)

古茅坪离我们很远很远了，但其人文精神却越来越近。

茅坪开寨于元末，最早的姓氏为杨姓。杨家原本是沿湖南沅江溯清水江西进的移民，开始落脚于铜鼓东门外，稍后才由铜鼓迁茅坪定居。据当地一古井碑文，此井开凿于元朝至正庚子岁（公元1360年），应是杨姓迁到茅坪后的产物。龙姓是迁居茅坪的第二姓，其开山之祖为龙便伯。

元朝末年，湖南会同岩壁村的龙政忠眼中原无主，天下纷乱，便“弃家而伍，去民而兵，出入锋刃十有余年。”且率众入黔，与新化、欧阳诸蛮夷长官司分域而治，龙政忠守亮寨，明洪武三年（公元1371年）被勅封为亮寨蛮夷长官司正长官，也是亮寨龙姓的始祖公。这时的龙便伯，本是亮寨的龙氏族人，但因不能袭替亮寨蛮夷长官司长官一事，离开亮寨，暂时避居离茅坪不远的五柳山。龙便伯血气方刚，年轻好胜，神彩飞扬，赢得茅坪首姓杨家的好感，将女儿许配与龙便伯，并把自家在茅坪拓垦的一千二百担田（约合现在100来亩）陪嫁到龙家。龙便伯才由亮寨正式迁到茅坪成家定居，成为茅坪龙姓的始祖公。因这一姻缘，一个古老的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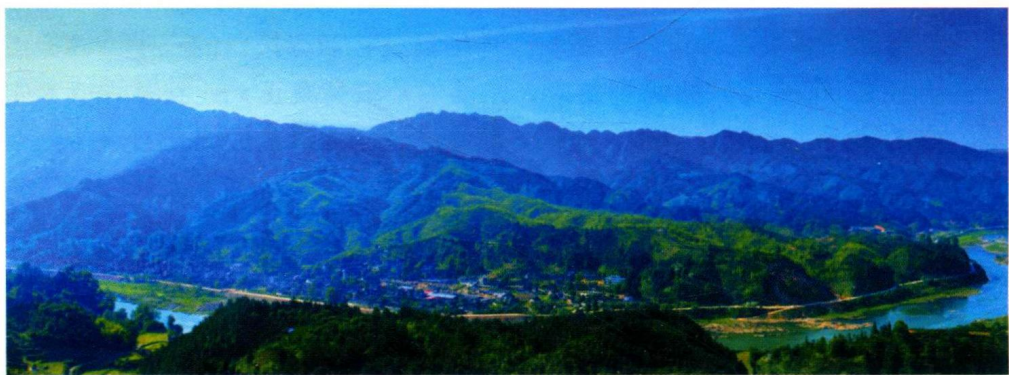
茅坪古镇六百年，于今留下一古井。
井水清澈映云天，悠悠沧桑说分明。
移民西迁溯江来，始祖开寨有二姓。
杨家拓荒无名溪，造田整土兴农耕。
又在山上造杉林，十八年后树成荫。
便伯打从亮寨来，一表人才眼有神。
杨家淑女龙家郎，天作之合一对人。
双方有情又有意，良辰美景鸾凤鸣。
杨家陪嫁有讲究，不送金来不送银。
无名溪畔良田多，两边都是成材林。
田土山林作嫁妆，以溪为界两半分。

东边杨家自管业，西边随女送龙门。
从此有了送龙溪，无名之地变有名。
金银在手易花掉，唯有田林是命根。
杨女嫁到龙家后，洗头没有洗发粉。
杨家又送山一幅，满山油茶绿茵茵。
洗发洗物油枯水，人干净来家卫生。**
两宗财产已流转，赠受双方心里明。
权属变更事非小，契约族谱载实情。
喜看眼前林改事，一脉文化通古今。

**旧时把榨干的油茶枯捣碎，用布包着浸泡热水中，其水能去污除垢，也是最好的洗发液。

(二)

所谓木材时代，其背景是整个农耕时代，在中国是漫长的封建社会。那时，有的工业才开始萌芽生长，远远没有形成社会经济气候。人们的衣食住



一江清水向东流

行须臾少不了木材，建筑材料更以木材当家。明清时期，以锦屏内三江（又称三寨，指清水江沿岸的挂治、王寨和茅坪，茅坪居下，集江利之大成）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所产的优质“苗杉”闻名海内，故有“三江木，四海屋”之誉。大明王朝政德九年（公元1514年）开始到内三江征采“皇木”，随后邻近的楚商捷足先登，稍后各省木业商帮，如安徽、江西、陕西的“三帮”，湖南、天柱的“五勸”帮，其它各省的散客“十八帮”蜂涌而来，抢



滩木材市场，牟取最大的商业利润。茅坪这一隅封存的小社会，仿佛一夜之间，就成了敞开山门的大世界。到清代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内三江木材市场已渐入佳境，木业中介组织木行，已发展至340余家，其中茅坪占半壁河山。

此时的茅坪已不再是初创时期的不毛之地，而是几百户人家的木业重镇。沿左岸几里的开阔地带，一条主街从上寨贯穿到退尾寨。一些带徽派风格的窰子屋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一家家鳞次栉比的大小木行、商铺人来人往，山客水客（内外木商）络绎不绝。这正如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在《黔南纪略 黎平府》中所写：清水江两岸数百里，茫茫林海，翼云承日，无空土，无漏阴，栋梁巨柱之材应有尽有。崇山峻岭间，坎坎伐木声响彻云霄。林人们将木材拖运河边，扎成大排，下沅江，过洞庭，闯长江，于武汉鹦鹉洲转销江淮大地。这一历史的辉煌，当代人漫步于清水江畔，徜徉于茅坪街头，一派浓浓的木商文化气息仍扑面而来，令人产生无限的遐想。

两岸稳如泰山的大石桩和岩梁上的圆窟窿会告诉你，它们曾为木行、为内外木商拴过多少木排，吊过多少财富。岸边的大礁石上，一个个深陷而圆滑的石洞在张着嘴巴诉说，这是祖祖辈辈的放排工用大钩和篙子戳下的艰辛。而那平净如洗，明亮如镜的江塘水库，伴着平缓的流水，在回荡着扎排榔槌的咣当声，粗旷悲壮的放排号子声，还有那木行老板在山客水客木材交易中“一口喊断千金”的铿锵声。这一切组成清水江、组成茅坪数百年来一曲木商文化的交响。它是那样的抑扬顿挫，那样的气势磅礴，那样的回肠荡气。这一切又如大山的回音，渐行渐远，余音袅袅，让人思绪万千，回味无穷。

最令人怀旧的是那两大木业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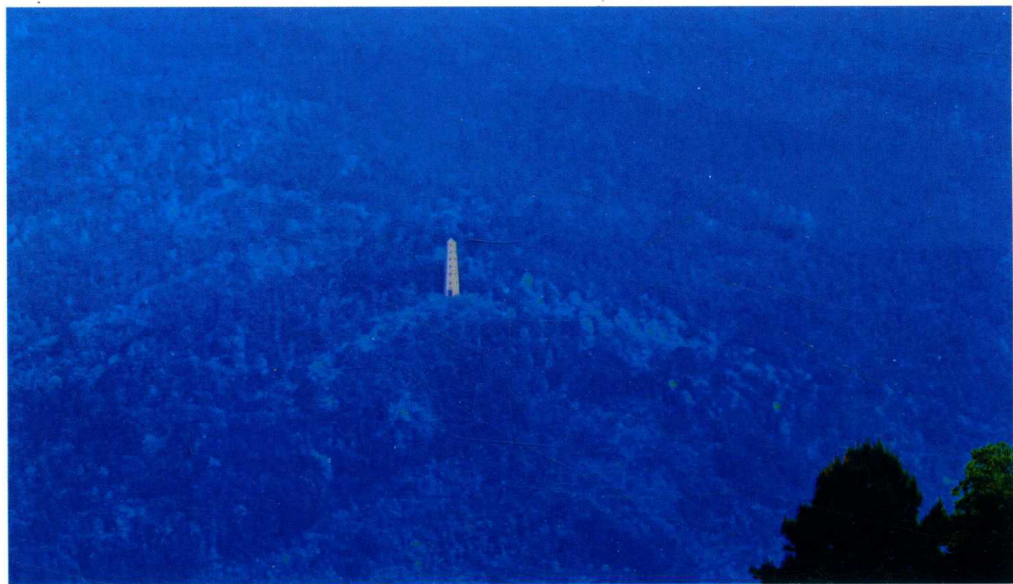
在清代，湖南的常德帮，为团聚同乡商友，长期在茅坪座地生财，开始在上寨前的一块台地上，修建了一座堂而皇之的德山会馆。一两年之内，整个茅坪鸡不鸣，狗不叫。茅坪人说，这是德山会馆座落上游，镇住了茅坪的风水龙脉所致。茅坪败落，外省木商也难于立足。在强大的舆论下，常德帮不得不把德山会馆易地重建于茅坪以下的退尾寨。从此，鸡犬之声相闻，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气。可惜此会馆在20世纪80年代被州清水江木材水运局拆除修了职工宿舍，而今只剩一些基石、石柱和一口同治年间的铸铁大钟。

德山会馆遗址不远处，有一座古庙叫杨公庙。神主是清水江之卜湖南黔阳杨家寨一位古代放排工。他从小习武，技高力大，为反压迫反剥削，率众

揭竿而起。官军镇压，被剑削掉下巴，他仍托着嘴巴奋战，直至丧命。为了纪念他，杨家寨改成了托口。这位放排工被世代代的放排人当成保护神修庙敬供。每到开排行江前，必到庙中祭拜，祈求杨公保佑。杨公庙从茅坪到武汉处处都有，茅坪的叫头庙，武汉鹦鹉洲的叫尾庙。而今茅坪杨公庙东西两堵山墙仍在，正殿年久失修，摇摇欲坠。

茅坪是一块风水宝地，在清水江快流出天柱的两岸，水阔天空，青山对峙，雄镇一方。早在明永乐年间，茅坪人就集资在对岸山顶上兴建了七级文笔塔，以拓展当地的人文景观，倡导人文精神。因战乱灾荒，早已倒毁。近年，传统复归，茅坪人继承先辈的遗念，重建了一座更加雄伟壮观的新文笔塔。这正是：

茅坪椽笔饱蘸清江春水著成六百年贵州木商文化，
黄哨画卷尽揽苗岭秋色绘就三千里锦屏杉海家园。



(三)

历数茅坪六百年的正道沧桑，在滔滔的清水江畔，在巍巍的黄哨山麓，在人们的心目中耸立起一座熠熠生辉的金字塔。

塔的下半部是历代无数垦山营林的劳苦林农和与风浪险滩为伍的放排工，他们骨头最硬，除了劳作中的一只只山歌、一串串号子，一切都默默无闻，但他们是金字塔赖以存在的最坚实的基础。



塔的中上部，是各个朝代的山客。他们被呼作“包袱客”，用布包装着银元铜豪，一年四季出没于山上水边，将木材生产者的木材收购过来，转运于茅坪，通过木行老板卖给江淮木商，活象排球场上的二传手。而木行及其老板呢？当年在巡抚张广泗府衙开领牙牒时，茅坪木行的总行号叫“同仁美”，孔夫子的仁教在这里运用上了。这主要体现在经营中的“诚信”二字上。他们的口号是“诚以待客，信以赚钱”，“客人进屋，财神到家。”以此为宗旨，没有不赚钱的。要不然，他们的田产山林怎能逐渐增多？徽派窰子屋怎能建立起来？

塔的顶尖部分是茅坪山山水水，茅坪的木商文化，茅坪木商的原始积累孵化而出的社会精英。他们的命运真好，出生于木行、木商的大户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的送到贵阳、长沙、武汉、北京深造，有的甚至留学莫斯科、比利时。那时的“苗疆”，交通远没现在发达，完全靠清水江这条黄金水道，他们多半都是搭乘家门口的木排走出大山，去寻求新思想、新人生而闯荡世界的。

龙燮廷，茅坪人，又名常煊，光绪年间人。在祖、父两辈之后自己也当上了木行老板。光绪三十年（公元1905年）木业兴盛，年营业额达白银20万两以上，曾为贵州锦屏、湖南洪江两家银行的行长。后弃官归里，热心教育，与外来教师吴志炳一起创办茅坪小学。吴志炳身材魁梧，受辛亥革命思想影响，敢作敢为。当时，他招收的学生都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正好是建校的主力军。但缺乏木材，便与龙燮廷商量，准备将停放在江边的“皇木”上等好材抢运来建校。朝廷已腐败至极，风雨飘摇，无力顾及此事。若采办“皇木”的皇商反抗则与之对打，因人少，料他不敢轻举妄动。此举成功了，这是龙燮廷、吴志炳给学生们的第一课。之后，龙大道、龙咸灵、唐维纶等都曾在茅坪小学接收过早期教育。

龙昭灵，（1876——1952）字拙园，号杰卿，茅坪阳溪人。他“一生履乡愁，赴国难，振黎庶，倡大同。纵横于楚水之际，驰骋于黔山之间；效力革命，造福乡里。真乃卓卓一辛亥志士，谆谆一清民先贤也”。

龙大道（1901——1931），茅坪人，原名康庄，字坦之。其父龙治藩是茅坪有名的木行老板，拥有不少田土山林。龙大道外出寻求真理，在上海组织工运加入中共后，被送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培养，经费不够，龙父卖杉山一块，支持大道赴莫斯科深造。回国继续在上海、武汉、浙江组织领导工运，曾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长、中共浙江省委代理书记等职，为著名的上海

龙华24烈士之一。

杨开荣（1900——1931），茅坪人。读小学后，先后到贵阳、上北京、去法国续读，最后留学布鲁塞尔。回国后在国军中，在安徽、山东等地担任要职，英年早逝。

龙咸灵（1911——1993），茅坪人。在锦屏、天柱读完初中、高中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武汉大学，以致成为我国著名的空间物理学家。

唐维纶（1918—— ）茅坪人。是一位很早就投奔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级知名桥梁专家、铁道专家。

。。。。。

然而，随着岁月的推移，世事的更迭，人们心目中原本光辉灿烂的金字塔，在年复一年地黯淡下去，致使当今的茅坪人陷入共同的困惑之中。于是他们重建文笔塔，把溟濛中的良好心愿都寄托于这座七级浮图之上。

（2010年9月7日于斗室）